

走月亮

澡雪

阳光温暖,微风拂过。正值冬天,走在湘江西岸游步道上心旷神怡。放眼望去,江边坐着许多垂钓翁,江滩芦苇荡里几对新人在拍摄婚纱照,一些拍鸟爱好者在拍摄沼泽地里觅食、嬉戏的白鹭,更远处,三五个孩子在放着风筝。极目远眺,可以看见江心的橘子洲头。河东高楼林立,万达广场的几幢品质高楼,一字排开,夺人眼球。

我忽然看见一个大约二十多岁的年轻人,很臃肿地从我身边晃过。他撑着伞,穿得松垮,蹦蹦跳跳,不知疲倦。嘴里却一直在自言自语。不一会儿,一个也打着伞,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跟了上去。她背了一个双肩包,背包上系着一条白毛巾,格外醒目。很显然,他们是母子俩。一前一后的背影,让人浮想联翩。

是他们!我马上想起来了,是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,还是在这里。画面几乎一模一样。太阳下,两人汗流浹背,可儿子好像浑身都充满了活力和好奇,这里看看,那里摸摸,嘴里一直念叨着。妈妈追上去,解下毛巾替他擦去额头的汗,然后从背包里拿出一瓶矿泉水,拧开瓶盖送到儿子嘴边,儿子仰头咕噜咕噜喝了几大口,这一顿操作如此之贴心而利索,令我感动。我在揣测,这个不大正常的孩子到底患有什么疾病,妈妈又怎么一直陪着他出来。儿子好像总呆不住,天天要往外跑。不出来会如何?我本来想找孩子的妈妈聊聊,了解事实的真相,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,但我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。每个家庭都有一个故事,有的故事只能远看,不可打破砂锅问到底。这让我想起了主持人倪萍为了照看患有先天性眼疾的儿子,毅然告别央视;百岁艺术家秦怡独自照顾精神病儿子43年……母爱如水,似水绵长。

去年秋天,在桃子湖畔。我去拍残荷,第一次见到这对母子俩。一个在前面跑,一个在后面赶。妈妈那瘦小的背影让人心生怜悯。孩子那次整个人晃晃悠悠的,大喊大叫,把我吓了一跳,我赶紧躲开,离他远远的,但又十分好奇,尾随在他们后面。不少行人纷纷掉头放慢地望看他们,母子俩却视而不见,行走在自己的世界。走着走着,一个拐弯他们忽然不见了,消失在市井中。没想到,后来又让我接二连三遇到了他们。

我跟在妈妈的后面,感慨良多。不论酷暑严寒,春夏秋冬,妈妈一直就这么跟着儿子,很可能没有自己的空间和娱乐,甚至有可能为了儿子早早放弃了工作。我想象着即将进入隆冬,脑海中立即浮现出这么一幅画面:风雪交加的一个黄昏,母子裹着厚厚的羽绒服,一前一后,像两个雪人一样在空无一人的游步道上奋力前行。正在这时,忽然听见路过的一对情侣惊呼,快看对岸,好美的灯光秀。我这才发现夜色已浓。璀璨的灯光秀开始了,红橙黄绿青蓝紫,把长沙的夜空装扮得流光溢彩,美轮美奂,宛如童话世界一般。

这时,一轮明月出来了。圆月生辉,山色明净,宽阔的湘江静静地流淌。儿子指着天空的月亮念叨着一句,走,月亮,一路小跑过去。我听得真真切切。妈妈跟在后面,他们无暇顾及一江两岸的灯火秀风景。在孩子的眼中,妈妈或许就是天上的那轮月亮。月亮走,他也走。而在妈妈的眼里,儿子是人间最亮的那颗星星,陪伴儿子妈妈无怨无悔。一只夜鸟在叫。我似乎听到月亮也在叫,像是一种低唤,又像是一种摇篮曲。夜已深,我的心为之颤动,泪眼婆娑起来。一群白鹭嘎嘎惊飞,箭一样射向茫茫江心……



溜溜的石板路

龚盛辉

家乡有条石板路,弯弯曲曲、溜溜儿滑的石板路。那是我童年的路、生命的路。

石板路上那一块块石板,四四方方,光滑如镜,呈深蓝色,似一块块硕大玛瑙打磨而成,像晴朗无云的日子从头顶剪裁下来的一片片蓝天。这些“玛瑙”“蓝天”,从山那边铺进山里,铺向辽阔田园,铺过潺潺河溪,铺进村庄每一条小巷,然后又铺到山外。

这条石板路,是始建于宋朝的古驿道。石板是从附近山上采下的片石,原本很坚硬、很粗糙。是在经历了人们一千多年的蹉跎打磨,经过了一千多年风雨侵蚀,经受了十几个世纪历史风云的巨久浸润,才渐渐变得镜一般光滑,才开始呈现玛瑙的成色,才有了现在蓝天般的纯净。

这一块块石板,其实是一张张书页,它们串起了一本厚厚的史书,从远古串到今天,从今天串向未来,它书写着一代代帝王征服“南蛮”的残忍,承受了成吉思汗的子孙南征的铁蹄,记录过太平天国起义的鏖鏖足迹,留下了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血腥,印证了百色起义部队的艰难,叙说着陈赓铁军挥师南下的雄壮……

石板路玛瑙般深邃的光泽里,折射着我童年的欢乐、少年的烦恼、青年的渴望。

儿时,常问母亲:“我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?”要是那天我很乖,母亲会笑着告诉我:“你是爸爸到河里捞鱼捞回来的。”要是哪天我让母亲生气了,她就铁着脸说:“你是从门口的臭水沟里耙出来的。”可这天,母亲突然告诉我:“娘和你是从这条石板路走到这里来的。”起初,对目不识丁的母亲说出这样充满哲学意味、文学美感的话很不理解,后来听她讲述了自己的不幸身世,才终于懂得了它的深刻含义。母亲说,她的母亲刚怀上她三个月,她的生父便要娶小,她的母亲拼死反对,结果她的母亲被一纸休书逐出家门。是一位好心的裁缝、她的养父接纳了她的母亲,并带着她离开了这个伤心地,在山外开始了艰难的流浪,直至新中国成立了,外公和外婆才带着在

漂泊中出生,成长的母亲,沿着这条石板路重返故里,开始了安定幸福的生活。

我的童年与石板路曾是这般亲近。两岁时,在这条石板路上,我牵着外公的衣襟去放鹅,肥壮的鹅在前边摇摇晃晃,跟在后边的我也步履蹒跚。五六岁,我开始放牛,大水牛走在石板路上,我骑在大水牛宽厚的背上。七岁那年,母亲给我缝了一个书包,也为我箍了一对小水桶,让我每天放学后沿着这条石板路到村外的水井去担水。十岁不到,我就开始上山砍柴,常常天黑才回家。这时,石板路一点儿不黑,它在黑夜里泛着幽幽的光,要是遇上月明星稀的好日子,还能从石板上依稀看见天上的星星和月亮。

石板路承载着人们生活的快乐。夏天,赤脚走在石板路上,一股清凉从脚底直漫到头顶。中午,疲惫至极的身躯往石板路上一躺,舒适得如同睡在水床上,不久便沉入梦乡。在田间劳作累了,往石板路上一坐,再抽一支自种自制的土烟,肌骨的酸胀立马烟消云散。吃饭时,乡亲们都端着碗坐到门前的石板上,相互瞧瞧碗里装的什么,然后你往我碗里夹些肉、我送你几筷子时蔬,相互交换,共同分享。而最惬意的还是晚上,大家在村巷里盘腿而坐,摇着手中的大蒲扇,听那些拉二胡的拉二胡,吹笛的吹笛,说古的说古,唱戏的唱戏,很是热闹,好不逍遥,直乐到暑气消尽,才入室酣睡,一觉天光。到了冬天,我们孩子们就用碎砖瓦在石板路上划出一个个格子,一张张棋盘,玩跳屋子游戏,下六子棋,或是打陀螺、踢毽子、滚叮当、捉老鹰……

冬天的石板路上,也曾留下我童年的辛酸。那时,时局不济,加之兄弟姐妹多,家境艰难,连一双鞋子都成为奢望。冬夜里,赤脚走在石板路上,一股刺骨寒气从脚底直透心窝,仿佛要把整个人冻成冰柱,那滋味实在难耐。有一年冬天特别长、特别冷,每天北风呼呼吹,人们担水时从桶里落出的水珠,在石板上结成厚厚的冰。我去挑水时,不知摔过多少跤,不知把水桶摔烂多少回,也不知头上摔出多少肿包。只知道每次摔了跤,提着烂桶、流着眼泪回家后,母亲一边给我烤衣服,一边蘸着唾液揉着我头上的肿包说:“孩子,头上鼓个包不要紧,疼几天就消了,摔跤更不要怕,摔多了,以后就不摔了。”

母亲说得对,跌跌撞撞了几年,上了初中,自己挑着担子摇摇晃晃的身影就开始一天天沉稳,歪歪扭扭的脚步也渐渐稳健了。

包饺子

梁尔源

走正步的女婿
踩着女儿的K线图
从和谐号上卸下岁末
来到岳麓山下拜谒泰山
全家老小围成一团
喜气系上了围裙
女婿将渤海雪花
洒在湘江的桌面
拊面棒下飞出的一片片白云
把丈母娘弄得应接不暇
小姐小可把岁月包得东倒西歪
将飞碟包进了月亮
把月亮包成了熊二
手忙脚乱之中
将北方包进南方
把上海包成长沙
用对联的红色点燃灶火
拿鞭炮的火焰煮沸热汤
娃娃们咬一口
露出王一博的粉丝
女儿挑一只
煮成了家庭主妇的身段
父亲仍保留着在岗时的嗜好
一身洁净的他
专挑韭菜伴豆腐
当最后一盘饺子
敲响二十四点钟声
新年的第一天出锅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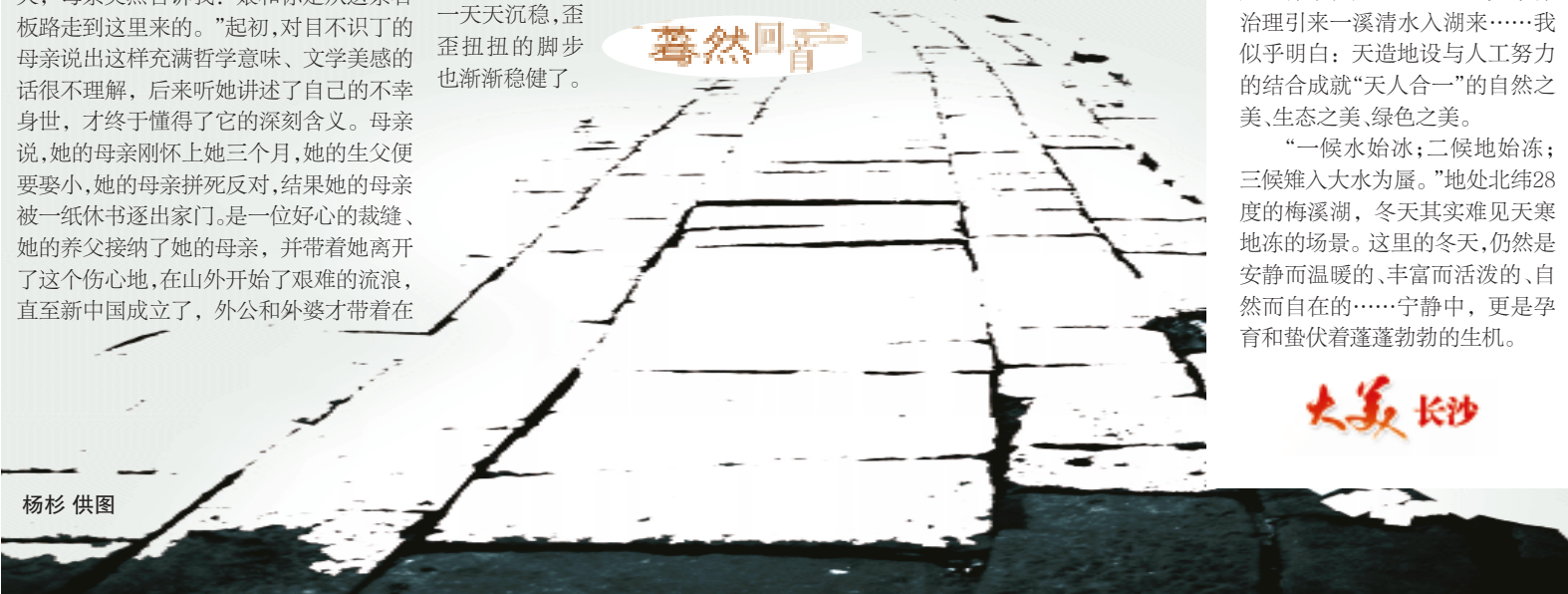


春风吹过刀尖

陈新文

春风吹过刀尖
铁器锐利的眼神
瞬间变得柔软
田间犁头突然轻亮
仰望星空的人
泪眼婆娑

众神的母亲
站在人类屋檐下
等待春风携带最后一
片雪花
做种子
挽进她新盘的发髻



杨杉 供图

数声秋雁掀开了冬天的篇章。此刻的梅溪湖,慢慢静谧下来。相对于春分时节的水涨湖阔、氤氲旖旎,水面渐渐收缩和潜藏起来。桃花岭上的森林也已收敛起暑假时节的娇容和靛染,霜染枫红草木黄落,山水更显沉稳厚重。

此时的梅溪湖,最幽静的去处应属西南岸的桃花岛。冬天还可以隐约感受到“岸芷汀兰,郁郁青青”的余味。“露凉花敛夕,风静竹含秋。”但桃花溪已经静下来了,已没有“浪里溶溶入醉闲”的喧闹,溪边的银杏垂下一束束流金溢彩的黄叶;桃花径旁的竹林,枝叶摇曳婆娑,洒落在竹林间的冬阳斑驳陆离;桃花湾已经蓄起了芦苇荡,与岸上的灌木丛连成一体,在一大片草黄中,缀着些许一串红、秋海棠和千层红,点燃了熊熊火焰;桃花湖中的荷花,已然在春去夏浓时,向世界绽放过亭亭盖盖的华美,此时已经成熟,美味的莲藕沉淀在泥土中。

“荷尽已无擎雨盖,菊残犹有傲霜枝。一年好景君须记,最是橙黄橘绿时。”动物更能体味造物主的良苦用心,也能读懂苏学士的诗作。冷空气活动逐渐频繁,蜚虫咸俯,蛙虫们已经开始了漫长的冬眠,杜鹃、飞燕等夏候鸟已经陆续南迁。但这方土地的“常住居民”和来此过冬的候鸟们却开始忙碌起来。在桃花岛的密林树枝上和

水边的芦苇丛中,不时可以看到贴秋膘的鸟雀。白灰、鹭鸶们平常隐伏在树林和草丛中,时不时掠过水面捕捉鱼虾;棕头鸦雀、蓝尾鸲已经吃得胖成了球,在阳光下打着瞌睡,甚至懒得理睬打搅的人们。这个初冬,人们更是在这里寻觅到白天鹅、黑水鸡和秋沙鸭的踪迹,它们悠然游弋在梅溪湖水面上,呼朋引伴,调皮灵动,身形优雅。

人的存在不是孤立的,它有赖于其他生命和整个世界的和谐。在梅溪湖畔,处处可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在场景和生态画卷。当我们从湘江新区建设和管理者那里得知:这里实现了雨污分流的全覆盖,绿地率超过了60%,独创性地构建了工程措施和人工湿地共同组成的污水生态处理体系,龙王港通过黑臭水体治理引来一溪清水入湖来……我似乎明白:天造地设与人工努力的结合成就“天人合一”的自然之美、生态之美、绿色之美。

“一候水始冰;二候地始冻;三候雉入大水为蜃。”地处北纬28度的梅溪湖,冬天其实难见天寒地冻的场景。这里的冬天,仍然是安静而温暖的、丰富而活泼的、自然而自在的……宁静中,更是孕育和蛰伏着蓬勃勃勃的生机。



黎明的街头

王宏

一路前行,一盏盏早起的灯火,一阵阵飘荡的烟火气,在寻常的早晨,给了我笃定的力量,和踏踏实实脚步,这一天,开始紧紧握在掌心。坚定走向远方,走向地平线,走向澄明。早市,晨烟,一天中的启明星,四季里的报春花。

高楼之上,平房之侧,仰望或平视,窗口飘出父母嘘寒问暖、耳提面命的声音,孩子们收拾书包文具的窸窣窣声,间或还有读书声,林林总总的声音中,我细细品味着厨房里锅碗瓢盆之声,还有飘荡着的油烟味儿,那是爱的乐章,那是家长的壮行,孩子一天的出征。早起的我,总爱留心小区亮灯的厨房,那灯光,那烟火,那香味,比观朝霞、比闻花香、比听鸟语,更能打动我,肉香味、鸡蛋味、牛奶味、豆浆味……父母之爱,质朴如山。

不觉来到一处工地旁,天空泛白,工友们早已穿戴好,像是相约起来观日出。旭日,还在湘江的背后慢慢爬起来,江水安静地等待着阳光,像是来回浣洗一块纱巾,把朝霞摆得明晃晃的。大门口,三轮车错落停放,胖哥、大嫂、大伯、大娘,早已麻利地支起简易炉灶,咣咣当当之中,炒粉炒面、蛋炒饭、煎饺、包子馒头、油饼油条、稀饭豆浆,升腾起一缕缕烟雾水汽,一阵微风过来,树上的梧桐叶也不安分了,几片“惨绿”的叶子落到地面,枝头的鸟儿更是叽叽喳喳叫得欢,探头探脑,看看有没有它们那一份儿吃的。工友们或蹲或站,或独或众,把一筒陋的早餐吃得津津有味,吃得干净利落,吃得速战速决,说着不同的口音,跟碗里不同的口味一样,让我频频转头侧目。很快,工地上叮叮当当之声早已告诉我,那一锤一锤的敲打声,仿佛是奔跑的风声,新年的钟声,借着风力,直飘向他们故乡的方向。这时,我分明看到一股强劲的力量,把空地拿捏成高楼,把水洼改写成公园,把小路揉搓成大道。

走过繁忙的工地,提前建好的地下通道,拆迁之后留下的零星菜地,渐次进入我眼帘,又逐渐幻化为熙熙攘攘的人群和街区,思绪是不是和步子比速度?我慢下来,细嗅工地早市过后的空气,总在思忖着,应该要不了多久,一个热闹的街区就在脚下。

转念一想,我还是急忙回到街巷,我要看早起的人们,看清晨的众相生,看年轻人多些还是老年人多些,劳作的人多些还是运动的人多些,我更希望看到早起的人们精神饱满,眼神清澈,声音洪亮。阳光还在城市的下面往上赶,天空百无聊赖地铺着云朵和霞彩,青黛的、灰白的、橙黄的、暗红的,东一片,西一朵。阳光不来点卯,天色自然昏暗,街头巷尾睡眼惺忪。唯有这里星星点点的早餐店,如若晨星。大多数市民还在酣梦中,店家就用灯火、油盐开启新的一天,一碗粉面,一杯豆浆,一盘饺子,一笼小包,满溢着油味烟气,专为上班族、远行者、打拼人守候。

黎明的街头,我常常为环卫工人感动着,整洁的街道,熨帖着我们一天的心情,我仔细端详着他们挥舞的扫帚、聚拢的垃圾、远去的斗车,越觉得那是在清扫我们昨夜的残梦。看着看着,目光又任性地搜寻着或近或远、或大或小的早餐店,定定地注视,勤劳的店家,不管你来或者不来,迟来或者早来,他们恒常为你守候。我喜欢常德小伙子开的牛肉粉馆,还没进门,一声简单的问候,轻柔飘逸的常德方言,让我热乎乎,“筒子面,轻挑,煮八分熟,红烧牛肉码子……”无需你开口,小伙子早已默念好了,不管你今天将要面对什么烦心事,或者是辛苦活,即便俗务堆积如山,得此一碗温暖的慰藉,都可以从容面对。

近旁还有一家夫妻小店,胖男人和他的胖女人,三十多岁,已是两个孩子的父母,柴米油盐、迎来送往之中,那种永不嫌多、水到渠成的幽默风趣,惹得早餐客好生艳羡。我常常纳闷,十多年的寻常夫妻,哪来这么多的热乎劲?胖男人穿得很少,一阵忙活,预备的码子之外,他一口气炒了四五个炒码,虽是初冬,额头还是渗出汗来,胖女人端粉送面,顺手收回了几个空碗,空闲的当儿,麻利地给男人递过一碗凉开水,立马摆出恭敬的样儿,念念有词:“大郎,请吃药!”差点让我们笑出声来,胖男人扑哧一笑,回了一句:“毒死亲夫!”胖女人忙说:“我才不会毒死你呢,我还要靠你养两个崽,毒死你,谁来帮我放心养崽?”这当儿,又来了两个要吃炒码的顾客,胖男人和胖女人马上收住笑话,忙碌起来。

出门,行人和车辆渐渐多起来,各家早餐店都忙活起来,除了两三个小超市张罗着开门,其余店铺还在沉睡中。

清晨,再动听的鸟叫,再美丽的朝霞,也取代不了烟气、油味和入声。在黎明的街头细嗅晨烟,一天的味道徐徐弥漫开来。



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

倡导公筷公勺 文明节俭用餐



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
长沙市文明办 宣

设计 星辰在线(长沙文明网)